岁月留痕

钟情晨昏

徐满元

不知为何，在一天的美好时光中，我自小便对早晨与黄昏情有独钟。

当黎明用她那白嫩的纤指，温柔地揭开清晨这本时光之书的扉页，一股沁人心脾的墨香便悄然弥漫——有时这墨香便是淡淡或浓郁的花香，如桃、李、杏花或栀子花、荷花、桂花、菊花、梅花等；有时这墨香以悦耳的鸟鸣方式呈现，叫人因倍感温馨而心旷神怡；有时这墨香便是希望的曙光，置身其中，顿觉神清气爽、前途无量……

清晨犹如刚从熟睡中醒来的年轻人，疲惫已被鸡鸣的绳索缚上黑夜的脊背带走，留下的只有清新与轻松。此时的自己，仿佛一把被睡眠磨利的镰刀，在收割新一天的繁杂事务时游刃有余。新的一天的目标像天色一样越来越明晰，前行的底气和勇气十足，像地平线托举着旭日般，将整个身心冉冉托起。迎着朝阳的脸庞像抬起头颅的向日葵，笑容灿烂又芬芳，甚至感觉自己就是自己的太阳，不仅能够照耀自己，有时还能把周边的人和事照亮。信心和信念成了迈开后快速又稳健的双腿，心情和心境也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、清澈纯洁。

对于一生都在建设的人来说，每天都在建造建筑群中的某一座，而清晨无疑就是这栋无论大小的建筑物的基础，其决定了该建筑物的结实、实用与美观程度。这大概就是人们普遍达成“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”之共识的缘由吧。

于是乎，忙碌的一天踩着正午的跳板一跃而过。夕阳便按照西山的提示，含情脉脉地给忙碌的一天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但那依依惜别的眼神，把所有的眷恋都撒进了落日的余晖里。

黄昏时分，就连奔波了一整天的风也尽可能把喘息的愿望变成现实。归巢的鸟儿与下班的人们，都像一艘艘满载收获的小舟，用翅膀或双腿的桨橹，划出心满意足的涟漪，一圈圈将巢或家锁定。晚霞也仿佛是早起的朝霞埋头工作了一整天后，现身在归家途中。朝霞和晚霞恰似遥相呼应的一对括号，尽情而乐观地阐释着辛苦奋斗的全部意义。

当黄昏姗姗而去的背影，慢慢幻化为一件夜的大氅时，万家团圆的灯火与天上的星月一起，都成了镶嵌在大氅上的熠熠发光的钻石，任何一个暮归者将其披在身上，都会显得楚楚动人。

也许正是因为对晨昏情有独钟，每当我读到那些有关晨昏的唯美古诗词时，总像喝下美酒一样兴奋不已。“晨光出照屋梁明，初打开门鼓一声。犬上阶眠知地湿，鸟临窗语报天晴。”（白居易《早兴》）“霞侵驼褐晓寒轻，星斗阑干分外明。寂寞小桥和梦过，稻田深处草虫鸣。”（陈与义《早行》）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（陶渊明《饮酒·其五》）“长江一帆远，落日五湖春。”（刘长卿《饯别王十一南游》）“秋水明落日，流光灭远山。”（李白《杜陵绝句》）“凤凰山下雨初晴，水风清，晚霞明。一朵芙蕖，开过尚盈盈。”（苏轼《江神子·江景》）……这些诗词佳句，都是晨昏这两棵相距不远的大树结出的硕果，成为我最喜欢的精神食粮。我的一对目光，像鸟儿的一双翅膀，常常绕着这两棵大树的树冠飞翔，并随时择枝而栖，静享美妙时光。

如果把一天比喻成一次飞行，那么晨昏就相当于起飞和降落，总能在心湖里荡起圈圈或兴奋或惊喜或期盼的涟漪，呼啦圈似的在腰身上旋转个不停，直至最后重叠并定格成太阳或月亮，替出发和到达盖上一个定心丸似的印章。

人生百味

酸意轻绽的童年时光

妙 如

童年时学到“望梅止渴”，小伙伴们总爱聊起“酸溜溜”。比起遥远的梅子，它才是我们触手可及的酸甜记忆。只要听说路上有酸溜溜，哪怕口渴难耐，也会不自觉咽咽口水，仿佛瞬间解了渴。

那时候，零食是稀罕物，糖果只有过年才能吃到。偶尔有同学带水果到学校炫耀，总引得众人眼巴巴围观。这时，有人大喊一声：“走，吃酸溜溜去！”大家便一窝蜂奔向学校花坛。男孩子们勾肩搭背，随手扯一把就往嘴里塞，还比划着玩闹，赢的人才能继续享用。女生们则矜持些，两人一组，迈着小碎步到花坛另一边，轻轻摘下一小片，慢慢品味。酸溜溜，成了我们童年最常吃的“零食”。

酸溜溜从不挑生长环境，田间、草丛，甚至自家花盆里，冷不丁就冒出几株。记得有一回，我发现家里栀子花盆里长出了酸溜溜，兴奋得不行。平时父母总担心我养死花草，可酸溜溜，我肯定能照顾好！于是，我郑重地向全家人宣告，这几株“不速之客”归我了。

酸溜溜遇雨就疯长，纤细的茎上顶着三片心形叶子，没多久，明亮的小黄花就冒了出来。我这才发现，它既爱雨水，更恋阳光。太阳一照，花瓣就像笑脸般舒展；太阳落山或阴雨天，酸溜溜似乎也没有了好心情，花瓣又蔫巴巴地合上。七八岁的我以为摸透了它的脾气，却不想还有惊喜等着。一天下午，我一如既往地去“照料”酸溜溜，发现花落后结出的尖嘴状果实，好奇捏了一下。一瞬间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感觉自己被电到了，吓得大哭起来。爸爸知道后不禁哈哈大笑：“那是酸溜溜的种子被弹射出来了。”见我将信将疑，他便当着我的面触碰果实，我屏住呼吸，紧盯果实——只见它“啪”地裂开，里面白色的种子像小精灵般，争先恐后跳出，四散弹射开来。我以为被电到了，其实就是被弹射的种子溅到了。从那以后，帮助酸溜溜散播种子这一光辉而伟大的事业，我乐此不疲。

小学高年级时，我才知道酸溜溜的学名——酢浆草。夏日乘凉时，邻家学农学的哥哥写下这几个字科普。我把“酢”读成“炸”，他耐心纠正：“这字和‘醋’读音一样。”后来，除了炫耀学问，我会有意告诉陌生人这叫酢浆草之外，和小伙伴在一起，它仍然是我口中的酸溜溜，一直都是。后来，天南海北的朋友也给我普及了他们当地的称呼，什么酸浆草、斑鸠酸、三叶酸，还有和我们老家叫法相似的酸咪咪，总之都离不开一个“酸”字。

如今回想，酸溜溜是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。那一抹酸甜，那一个个充满童趣的瞬间，至今仍让我嘴角上扬。

心香一瓣

时光深处栀子香

彭 晃

小院里的栀子花开了。那香气既浓烈又幽远，竟有穿透窗扉的力量。它并不猛烈冲撞，只是悄无声息地潜入鼻腔，如同故人杳杳的叹息，钻入肺腑，又从肺腑漫溯回心间。

说来也怪，栀子花香竟如此耐得住寂寞，经得起岁月。年复一年，它总在夏初最浓绿的时候，幽幽地不期而至。花香在静寂的院落里游荡，如无声的潮水，将人轻轻托起，又柔柔地推入一片薄雾般的旧梦中。我总疑心，香气大约是有记忆的，它携着时光的细屑，翻过院墙，终于抵达此处，只为了轻轻摇醒我心中沉睡的往事。

幼时，每逢栀子花季，母亲便早早起身去摘花。花骨朵沾了夜露，微湿而饱满，如同藏了许多晶莹秘密的碧玉盏。母亲把它们浸在盛水的瓷碗里，置于堂屋的方桌之上。不过一夜光景，花便绽放得如同满碗堆雪，香气仿佛有生命一般，在屋子里漾开，流溢进每个角落。母亲常拣出一朵别在衣襟上，于是她走动时，便仿佛携着一小片移动的香云——我追逐着那香云，也追逐着母亲。如今回想，母亲鬓边最初的白发，恰如那栀子花一样素洁，却又静默无声地标示着岁月之痕。

记忆深处，还有位阿婆的身影。她住在巷子尽头，院中一棵老栀子花树便撑起她清贫日子的一角荫凉。阿婆每日清早采下花朵，小心地码在洁净的青瓷碗里，上面覆着一块湿润的蓝布。她搬个小凳坐在巷口，花碗就搁在脚边，并不吆喝叫卖。路人停驻时，她也不多言，只掀开蓝布一角，任那洁白的精灵与馥郁的香气自告奋勇。记得我曾问过她为何不种别的花，阿婆轻抚花瓣，眼角的纹路里漾出温和的笑：“栀子香，香得实在啊。穷日子闻一闻，也像沾了仙气。”那碗里的花，是她清贫岁月里自酿的“仙气”，朴素却直抵人心深处。

后来，栀子花渐被移出小院，换成一些艳丽的盆栽，也曾见过假花做得惟妙惟肖，可终究没有一丝生气。我这才明白，栀子花何曾需要花哨的颜色？它自有莹白的花瓣，自有沁人的香气——那香气虽无形无色，却坚韧而悠长，足以越过无数喧嚣与浮华，悄悄驻扎在人心深处，成为灵魂里最安定的坐标。

岁月匆匆流转，如今栀子花香依然年年如约而至。这香，原来竟可以如此这般，在时光的幽深处悄然绽放，并永不凋零。

人们常说时光无情，而栀子花却借香气为逝去的日子作了有情的注脚：纵使物质消融，那曾予人抚慰的芬芳却沉淀为精神之琥珀，替我们珍存了生命最纯白的底色——它不靠浮华取媚，只用最本真的气息证明：有些纯净，一旦扎根于心，便足以对抗时间全部的消磨与遗忘。

此刻香盈襟袖，恍然明白：生命中最深切的慰藉，往往并非金玉琳琅；它有时只是碗中一朵静放的白花，其香虽微，却足以使贫瘠岁月也生光。

博物馆里的时光 沈庆功 摄

世间万象

夏日情韵

姚宗亮

暮春，桑蚕咬破裹身的羽衣，抽出一缕缕泛黄的金丝。雄鸟的“布谷”声清脆悦耳，奏响了悠扬的麦收序曲。金黄的麦芒如利刃刺破云层，整个天宇变得愈发瑰丽多姿。当炽热的阳光洒向田畴，夏天这位使者便悄然而至，开启了一轮热情奔放的夏季。

夏日的风雨，拂去了岁月的尘粒。清晨轻柔的风，总会带着一丝清凉和惬意，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美妙和传奇。细腻的雨，每一缕雨丝，恍如天空写给大地的情诗。淅沥的小雨过后，小水珠滚动在荷叶上，荷衣更显得鲜妍明媚，雅致而清丽。大自然的丹青妙手舞动梦幻般的画笔，浓抹淡妆里渗出的尽是山河壮丽。

夏日的石榴花开得热烈似火，在枝头摇曳生姿，宛如红玛瑙缀满树枝，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神奇。水岸上垂柳依依，半身浸在碧波中，仿佛是一群撩起裙裾，站在月光下梳洗长发的少女。垂柳编织起一片浓荫，为大地披上翡翠的锦衣。树影婆娑间，蝉鸣此起彼伏，宛若天籁之音，高亢激昂与柔美婉转交织，演绎着夏日独特的韵律。置身于绿意盎然的夏日，满目葱郁中弥漫着清新芬芳的气息。

眺望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那一串串饱满而丰盈的麦穗，在风中温柔的轻吟低语。颗粒鼓胀如婴儿的脸颊，透出生命成熟时独有的喜悦与丰腴。空气中氤氲的淡淡麦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收割机的轰鸣声，打破了原野的沉寂，奏响了丰收的交响曲。古老的银镰已成为记忆，机械化收割更是充满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夏日情韵，是杨万里诗中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夏日的荷塘是打翻的调色板，荷叶饱蘸着霞光，将水面染成了绯红的诗意。是高骈笔下的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阐发了夏日清幽宜人的美好。是陆游诗中的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。”通过花落鸟鸣的意象，展现夏日的生机与清新。是王安石笔下的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描绘出暖阳微风中麦浪翻涌的生命力，展现绿阴幽草胜过春花的独特意境。

夏日情韵，是自然意象的灵动，是生命萌动的轻盈，是晚霞染红天边的壮丽，是心中那份钟爱夏天的情愫。

凡尘一瞥

鸟鸣作序的夏天

王 晗

天刚蒙蒙亮，第一声鸟啼便划破了晨雾。那是一只不知名的山雀，站在老榆树最高的枝头，突然“啾”地一声叫开了。这叫声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，一下子剪开了裹着村子的薄纱。紧接着，整片林子都活了过来——黄鹂在竹林里试音，斑鸠在屋檐下低语，麻雀们则“呼啦啦”地从草垛中窜出，像谁撒了一把会叫的豆子。

祖父总说这是“开嗓”。他提着镰刀出门时，常要站在院门口听一会儿。“画眉叫三遍，露水就干了。”这话不假。第一遍鸟叫时，菜叶上的露珠还圆滚滚的；等叫到第三遍，那些水珠子便悄悄缩成了小小的月牙，最后“滋”地一声钻进土里。杜甫写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，想必也是被这样的清晨惊醒的。

河边柳树上的鸟最是勤快。天光未透，它们就开始在枝条间跳来跳去，把整棵柳树摇成了一把晃动的绿梳子。有只灰背鹀特别有趣，每天准时落在同一根树枝上，先左右张望，然后突然仰起脖子，“嘀哩哩”地唱起来。那调子拐着弯儿，活像在数落睡懒觉的太阳。河面被晨风吹起皱纹，将鸟鸣声揉碎了又铺开，一直送到对岸的稻田里。

庄稼人听得懂鸟语。二叔公插秧时，常根据鸟叫判断时辰。“布谷叫，快插苗；秧鸡啼，歇一歇。”他弯腰的节奏与鸟鸣出奇地合拍，仿佛那些鸟儿在给他打拍子。最神奇的是戴胜鸟，它“咕咕——咕”的叫声一起，田里的蚂蚱便纷纷跳开，倒省了驱虫的工夫。王维笔下“田夫荷锄至，相见语依依”，想必也有鸟鸣在旁伴奏。

我小时候最爱追着鸟跑。有次发现一个鸟窝，里头三只雏鸟张着黄口“唧唧”叫唤，活像三把会发声的小汤匙。母鸟急得在头顶盘旋，叫声又尖又利。母亲见状，赶紧拉着我走开：“别惊了它们。”后来读到韦应物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”，突然想起那个清晨——原来诗人也偷听过鸟的家常。

日头渐高，鸟鸣便换了味道。知了开始扯着嗓子嘶叫，鸟儿们反倒安静下来，只在树荫里偶尔“叽喳”两声，像是午睡时的梦呓。这时最热闹的是晒谷场，麻雀们成群结队来偷食，看守的老汉挥着竹竿“嗬嘘嗬嘘”地赶，惊起的雀群像一阵长翅膀的雨。白居易写“谁道群生性命微”，这些偷谷子的小贼，倒把日子过得理直气壮。

傍晚的鸟鸣最是缠绵。燕子低飞时“咻咻”地掠过水面，白鹭站在牛背上“嘎”地长鸣一声。放牛娃甩着柳条归来，身后跟着的八哥竟学着他吹口哨，惹得一群孩子追着跑。这时候的鸟叫声裹着炊烟，混着饭菜香，把整个村子都泡在暖洋洋的调子里。难怪陶渊明要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这般景致，任谁都会驻足。

夜莺是最后的歌者。当星星爬上天幕，它便躲在竹林深处，一声声地叫着，把月光都叫得颤动起来。孩子们躺在床上数鸟叫，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梦里还能听见“咕咕”的声音，不知是夜莺在唱，还是谁家的母亲在哄孩子。

如今城里难得听见纯粹的鸟鸣。偶尔有鸽子“咕咕”地落在空调外机上，那叫声总被汽车喇叭掐断。而故乡的鸟鸣是完整的，从破晓到星沉，一声接一声地串起整个夏天。那些长短不一的啼叫，是写在蓝天上的乐谱，是岁月最清脆的注脚。就像孟浩然说的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有些声音，注定要留在生命最初的章节里。

生活感悟

等待中的风景

俞 俊

生命中有多少时光是在等待？等车来，等人齐，等花开，等雨落；或是等一句承诺，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结果。我们常常在等候中烦躁、不耐烦，掏出手机一遍遍刷新，或者盯着手表，恨不能拨快那不慌不忙的指针。等待是一种时间的“浪费”，一段需要尽快跳过的空白。

可渐渐地我却觉得，有的时候，这看似空白的等候，或许也藏着一种别有韵味的风景，藏着一种在奔波和忙碌中被我们忽略的情趣。

记得有一次在公交站等车，夏日午后，阳光炽烈。站台上人不多，三三两两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安静地坐在长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不疾不徐地扇着，眼神望向远处，平和而安然，仿佛时间在她那里放慢了脚步。旁边一个背着画板的年轻学生，则干脆席地而坐，拿出速写本，对着街景飞快地勾勒着，浑然忘我。不远处，一对年轻情侣依偎着，低声说着什么，偶尔相视一笑，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他们，看着阳光在地面投下的斑驳光影，看着偶尔飞过的麻雀，那一刻，心里竟也生出一种奇异的宁静。原本因为车子久等不来的微愠，悄然消散了。那一刻的站台，不再是焦灼的代名词，而成了一幅“流动的浮世绘”。

医院的候诊区，或许是等候的况味最为复杂的场所。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混合着人们压抑的咳嗽声、低语声和偶尔的孩童哭闹。在这里的人们，脸上往往带着不易察觉的忧虑或期盼。你会看到紧锁眉头的中年男子，一遍遍翻看检查单；会看到轻声安慰着伴侣的老人，眼神里充满温柔；也会看到抱着孩子的母亲，脸上写满疲惫却依然坚强。在这里，等候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，更是对耐心、希望和勇气的考验。然而，也正是在这样的等候中，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壁垒似乎消融了。一个善意的眼神交流，一句轻声的“您先请”，甚至只是默默地分享一张纸巾，都能传递出无声的温暖和支撑。剥离了身份、地位的外壳，生命本身的脆弱与坚韧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连接，在这等候的空间里，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风景？

其实，等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“暂停键”。在日常生活的洪流中，我们被工作、学业、家庭推着向前，鲜有时间真正停下来，看看周围，听听内心。而等候的时刻，恰恰创造了这样一个契机。当身体被迫停下，目光不必聚焦于某个特定任务时，我们的感官似乎变得更加敏锐。你会注意到街角那棵叫不出名字的树，原来已经悄悄开满了细碎的花；你会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，原来如此悦耳；你甚至会捕捉到身边陌生人一个细微的表情，感受到那份转瞬即逝的情绪；甚至你只是单纯地放空，让大脑得到片刻的休憩，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灵感。

当我们在“等”的时候，不妨试着抬起头，放下手机，看看周围的世界，听听周遭的声音，感受一下当下的气息。或许，你会发现，这份从容观察、静心体会的能力，或许正是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里，我们格外需要拾回的宝藏。

雪山下的足球梦 陆士德 摄